牧

萊

脞

語

而不復試後數年擇官於吏臺椽史板接坐曹桐湖藝力期與海內別豪角而科且止此吾每嘆子有材处官行都逐華胄褒飯試有司不得志西歸下帷淬 牧菜胜語二豪卷六 有材而不大試今又數年學宮劉其名上憲庭憲庭組列郡事戴星汗馬助熟執贖背示人死生吾惜子 凡人欲有試於世者天也往年與免濟所升髮侍叔 送濟用第赴武昌序 茶陵古迁陳 仁子 以则 伯可爾 同備述

统世乳不谷而即之負信之略乏式之資而疑似之 意其有具而睥睨之少能也以子智襟爽豁口角建 免於議而幸於憐者何也昔有少年涉渡者其老翁所 為推議為吏若未易也而人或憐之子之欲有所試 為難故卜式以貲為郎易也人或憐之子之欲有所試 材而不易試士莫不欲試也與而惜人而且疑非疑徑直有照雲萬里之想此試可一機也吾猶疑子有 也當易試也貧亦或易試也獨介銀富之中而貧者 放此實上侯關勃擎戒行李就洞庭蹟武昌問律仕

官者公式而後可故至此而後天之說益信主父偃不必疑天也若果以疑而沮是信終不得齒侯封為子吾為子疑而子亦有不必疑者吾之疑人也子之迹持乎中或恐有按劍於夜光者將環顧而責價於 辛哉吾為子求之天矣 皐貌朴而重辭温而澤方知叔向可人也沒有銅製雨泉涖郡泮厥若長公殺齋庀教玉林秩滿訪余東雨泉涖郡送歐陽毅齊序

級超一級故資格之立無梁也令之沈獨不自見者 畏忌觀望如膠漆分講畫受等第明仕者如升梯一 仕角之而追朝幸布而喜视笏無難站穴之上率多 前者沿人怪去後雖有垂天損海之鯨竟逗遛框怯 館鮪鄉館揚餐而上臨淵漁者橫江立魚深以過之 不獲進異時與圖南上規制草刻諸公要人翼之而 徑濟充然果腹又嘗泛升湘江春水怒生萬鱗競赴 垂隔衣帶水遊解稱腐揭側晚弗敢前有少年裸袒 長也焉習仕向居山見有查察產懸屋危险朱賓家 伯華賢哉臨別言將筮仕調武昌求言以別余漁縣

非提首之同則門陸之峻經生學子調三寸管無一亦足了科徵而撫州縣凡今高牙大纛行呼唱於市無所買其剪雖掇一罷輕額鈍坐堂上界以方寸印另海阪思區皆蹇警国敢端智者無所勝其智勇者 長臨武洋歲且六宜章歲且三以考計大當上之關 果等不次拔擢於世军聞固焉有黑頭三公者自一言悟意旬月取侯封僅藉库序一徑以自見若大科 介以上雖以好以循序而進按級而選安敢躁毅齊 階世紛旣定聖哲亦起湮滞之嘆洋波帖息藥剱報 往年例完查熱者也出紛未定庸夫或有速化之

凌雲賦以外明光之間又無蟠腹經笥以來清翰之不可得治余偃蹇時人無作霖才以動丙桃之夢無 排宅楚上游舜峯縣情唐皆屬邑湍流後领有此方 召曳尾仕途按循資序計令之年更添終老幾百甲 之舊故其人肅而怒質而不當尚努躬陷虚民造風 車調殺齊清溪上 帆自分义手並脚從田舍牛醫兒洗耳省機當駕犢 子方當上星辰之復而設雖倦矣沈舟岸側歷送雲 省小亦當正路库如執券取價坐暫者雖欲後騏駿 上好年之人

者也委卷之士從師四方負簽擔囊跌躃走數千舍銜而鯨盪大海也士何如而師也翼其是而扶其非之奔注也即其色如翠竹而碧梧也誦其文如馬泛 尊桑日與路、學子鏦鈴相講論開聆其言如崑河 魯中庸大編又其過度之一葉者也河份大儒也當 而或不免來東家立之韵者何杏壇之速省也居多 是生魁奇忠信縣人墨客當欲過而詢之閩以崎蜀 或說曰居萬山非也中州扶與清淑之氣婉檀鬱積 二相間遊選舜峯靜齊陳若界之南加學黃垣強扶 以阪開出奇傑主璋慶宇山乎非那紫微博士舊佐

聖化而晉鄙薰者不無撥翁源水人也亘浩古圖書 碑質石經不道德之所薰蒸文雅之所沈浸又有畏 餐不故家第子歡迎候門亦有載酒問背字捫三字 紫微之士奉裾不思釋步紫然問訊松朝亦有戶外 伏於莽而潜於土也人固不知其聲且韻也一旦出易吾亦不知其何心臨平之鼓也零陵之草也方其 遠而近或佚之者何限愛班固忽崔期舍皇甫取居 而類之振之率炎儿席而經宇宙君之鉄滿而歸也 面勃詵、經籍之胄世之重所聞而輕所見道行於 時門弟數千魏散玄於實成單未必盡同里而勘勵 而亦奚可使盡知重生蹇叔徵余各為江山賦勝繁茫江湖流落之士率假籍以騎統務雖其趣奚由知天壤閒一種奇趣散寄漁限旗徑烟雲斂染沙水機 黎所詢者雖然吾稱有以親君矣質都經見北鄉之將有魁奇忠信將〈與起比至封陶虞世如昌於舜峯之鄉若鄉若鄉岩湖岩族以其師於紫微者私而似尚有惭色而無極翁之心又何如也若行吾將號千里而遙挾策踵門無一端然治學靈光迄今過之 不傳之心印遠傳洛下漲其波沒其流疑山湘水環

遭世隆平冰寰毘區對焉歸王會圖議泰遊其論背 意相身向是間若兹者被固各適其適者也諸君子 接第鉤岩目天人然回顧鎖題畫墙國繪山水亦何 基且伸卷夜類引吭吐半語或蒙天一笑平康卷陌 惊兒重生歸休乎战奇男子辯折三耳射穿七屬諸余饒舌既徐傾倒囊楮追和幾千百余吹舌且殺且 山資龍斷漁推假課牟息錐孔牢龍雖欲分義夫釣松地水天殘風剩月雕餃肝肺產娱天年爾乃澤利育挫其勞原誼與說無所拔其藻麥卷清脩士僅取

豪角生是時不由學校進即科目進園橋門與計皆吾宗世操觚墨相磨夏髮始燥堕地即思與海內勍送好景水之常學學宮序 余欲減韜奇祕駟追亦弗及矣生其收鉅軸藏名山失此風月士其易以自處董生歸休乎故余悔吟矣露益濫偶或持此語蒙酋貪錢者垂涎而獵之羅之 以求活重生歸休乎哉詡俾奪於羨而飽於貪吾與若等庶可竊分寸清趣大川私貽俟身後好事者母郊縣濟高門說、互夸 要半席已临人恐問意經生今索諸吟翁和益多扶 其遷也速其功也必倍其出也早其籍也必篤長公 將之官掘過求益而得勤謹和緩四言結難至竟者 格人未仕而學方仕益學既自學矣又問學焉有就格黃僧有司又非昔之幸不幸誤焉忧焉比也元夫 夜讀而官長疑其當者有問誠字而於身践教者有 較古進士科崇進等爾襲科目校得失於一夫之目 此以故或楊學宮瀾漫四逸錯落湖郡邑間今學宮勘之日長會當向千佛名經牽縣書姓氏而科目止 第本常者項領相望應今效年矣岩族、資而與之 士循有幸心選或不幸而黜且老今學宮堂、計資

横岭绝壓其前飛泉乳滴錚其後草水般虧禽蟲幽二三又許謁學宮歸然堂熙突兀越城郭數里外嚴類而並仕宜江郡學宜江距吾邦三百里而遙閒當好孫景彬少嗜學生晚不及科目假徑學宮圖脫錐索而 研精塔屬縣官風翔節同安後用功更進百倍 領是學也立而雪坐而春日夕與躁、學子發戶外 関實於佩講其奇絕處又對訪問田里桑雖發老原 而朴宴而醇尚辱弱襲民朱門高第之遺風景彬之 於文考亭於理卓絕妙一世雖出學問風者問學之

那灰講習學宮一化也景北其品乎哉吾宗行將皆之及暇日婚升鉛勤吾伊温其所習增其所未習抱之及暇日婚升鉛勤吾伊温其所習增其所未習抱之及暇日婚升鉛勤吾伊温其所習增其所未習抱 主一翁世其學横綠帳號、多茂才士何捐講習抱挾文翰耀第春官衣冠鄉縣清徽迄今猶未沫雲仍禾川持吾邦壞地大牙相錯異時三舍法行有江氏 自學宮升矣之云云災為亦常後人官至御史朱門弟子也自學宮升矣王安石少年及吳夜清首等府後其飲酒過勸 送江主一序

傷中即促膝車齒蓋傾如故時異世異吾坐此開檳 為利香、馬上諸君子耳言語文字若嚼蠟而談天 之與清臺所課不同別是一家意度君復異乎哉 也又與清臺所課不同別是一家意度君復異乎哉 化又與清臺所課不同別是一家意度君復異乎哉 此文與清臺所課不同別是一家意度君復異乎哉 數不挾世閒太極銀河太陰抄數甲、剌人禍福利 數不挾世閒太極銀河太陰抄數甲、剌人禍福利 數不控數人馬上諸君子耳言語文字若嚼蠟而談天 数利香、馬上諸君子耳言語文字若嚼蠟而談子 。

不異於今日則願借君術推之私以語吾吾亦將以 若之下若平也君之數竟夫他若平下肆不越錦城 群也尚祈汛掃故塾拂拭圖書進鄉閱子第訓以聖 对 盖有大異於人者君其行乎第吾有一言於君 財 、 蓋有大異於人者君其行乎第吾有一言於君 若固不得不自異而吾熟視君帶中五經縱橫孤光 余從倚溪園朔風喧戰凍雲修從課僅依掃學溫黃 贈張幼擇序

青島之集白鶴之統玄燕之街土物亦均是心也故青島之集白鶴之統玄燕之街土物亦均是心也故事而那求非智此之人世獨無難對者乎畴音聖賢激於在應而不實身一言非人也類谷之對人何人也傳養而動於心跡可解牛可給舟中之麥可掬均錫類而親其親者也子假余言余亦為子悼且起悲回風而親其親者也子假余言余亦為子悼且起悲回風大変可以錫類而則之樣玄燕之衛土物亦均是心也故其必有以錫類而則子矣子第往勿倦

榮名而輕道義但見衣冠蟬點袍笏牀摊疏廣太傅 數燈 / 相然態堂若墩比按前譜躡元和脚用高曾 朝燈 / 相然態堂若墩比按前譜躡元和脚用高曾 斯蹙 / 則慕心生焉常思召墩思谢均思也一家文 耳文堂之終竹將曷營而曷思人惟有所親則思 / 順三非若異時教官任專權一也步風廓之行無 變 溪藻動搖春風給券怒長步並人猶未沫春秋踰五柳遊半心國也類宮髮吾家阿大中郎橫經處让我 九吾姪明翁棒臺撥接前蹦遊掛類録、於學宫扶

東生辭藻煌尼左明月右夜光鄰、乎珠壁之相映疑取、尚在目思之淡近為文華則如羅威之於江 為事業則如其間之於文移動名踔越岱宗時東大 前金蹬後壁府煜、平星十之相望思之碩大且图 行矣拔蘇井之桶緣北湖之遊獨松見行雲影波光步遠景而尾後盛且不暇明翁此行何如其思也子 思之醇遠為道德則如謝康樂之於宗交風流臨藉 書之石酸感南郡之吏觸景影懷將策鞭笙追乗且 刺夸談於世窓問外子亦歌點德色而出有流浴中而兄子受亦傳移之尹丹陽而秀之好亦踵為尹刺

行就書以序 手互坤垠撐青空而相為縣絡思深哉 華時西鬼、千互坤垠撐青空而相為縣絡思深哉 敦喉不克出一字重門甲第綉幕園春促膝舉觴微年閒開口盧胡者能幾煩賴噤吟剩欲放懷項刻竟詩樂事宴人遷客窘慎牢愁媚景攢眉閒猿投淚百行就書以序

**複歌尚清響振林谷許韶護中均節朗乎其淳于髡在天地開多寄於縣人墨客者流智帳別情景到曳花草於前乃不解涉筆推敲半語詩所寄未定也詩別鄉澤揉優嘲謔齲齒一粲恍不知晝夜雖戴風月** 鏘乎其淵明瑟遠望隐身立壑絕越虎溪一步三人仰天大哂冠纓索池念百介馬十駟而車騎甚都也 爾追爾自成五七言韻語迴脫世間塵俗氣外等譚詩此其智襟銀河沈盛之所注花鳥精爽之所者莞 而西入泰也謂笑為詩家笑而詩謂笑非詩儿笑皆相顧而撫掌也隱、乎其讀仙翁出門雅迷高聲家

奇機秀智宇浩不儿文献未泯尚堪造請因得與約利公更呻吟推敲航聖塘職挂林彈鉄江湖惟浙頓 盧陵竹閉劉公生盛明世科目行士專門時文釣聲 音聞所未聞皆詩也又何但斯集一奇。追發表尚想掀髯捧腹緊然狂笑宛若笙鬱世外之清別吃一吐嬉笑成文當不在蘇長公下蹈務寒淵 唱酬余亦開從傍持短兵相接當果余好奇其為五 山間谷三點諸詩翁交晚館東拿文與李父泉翁 民堅得詩家三昧皆緣一笑入門杉您松戶月白風 劉竹聞詩序

版行出百年前詩法由此可籍登亭想公二十年前 節稱數公今士矣吳焚門炎俊崛起詩律盡變別作 體蓋杜如黃收絕衣周折規矩長点輩如鍋毛翠梅 謂詩有體亦非有體的沙湾洋親深韓富艷諸老非 不能盡軟沒長根以天賦肆以學力吐能錢類各成 不可常設百世評杜何如評虚李質益又何如公擊 以後意度異時坐公迁樂國亭素荷露冷劇談詩妄 七言混然天成不以刻削工不以艱深聽底幾處州 一家凡詩有效長吉體玉川體質孟體獨以無效社 一種高上語不可懸解號新體公嗣道傅類公家發

或置几格懷袖間殘餐賸馥郁〈求〈服媚且無數我不求性幽而雅體芬而苾山深谷皆人跡罕到曷當我所自妍者其們別並香草為離為識或為並皆別求而自妍者其們別並香草為離為識或為並皆別我們人必唾去誰復頹故無人而自芳者其芳迴無道以無人而自芳人以無求而自妍奇已至實樣道草以無人而自芳人以無求而自妍奇已至實樣道 球髯抵掌尚如見撫卷凄其山陽之笛 譚伯可正芳少豪序

清正今立今當不即人人即之玩選之發臍島夷之大本有岩立不成所以所以為為為為人物人類之不成人的是關連或人類的人類之不成人知者而人亦或未知問未當很出話人類立不求人知者而人亦或未知問未當很出話人類立不求人知者而人亦或未知以不可此為通家交屬孫伯可少機額長學績文韻語便然以子史謝數以前脩文義春深烟露香遠益之不方如处平子所云又何邪鼎叔譚氏學高曾之之不方如处平子所云又何邪鼎叔譚氏學高曾之之不方如处平子所云又何邪鼎叔譚氏學高曾之之不方如此不表人知此而出或有不知者謂蔥

或不爾知有如此正 之角沈人所號求者猶之正也本領旣粹流韻自別 送黃可庭美解序

公松縣注律未及對余執爵而言曰當竊有以窺公 禄省曹卷舒贖背休成各道為生乎又其將蒙書謁且問公今行其將此銀管佐為臺激獨揚清乎其將 矣古之官學校也將以衙道今之官學校也將以規 利古者黨有洋逐有序家自為學人自為師其長學 行都朝奏莫召立軒陛論是非當否進退人物者乎 可庭黃公長紫微三載秋盈受代報舟將別余且酌

宦之捷徑日夕刻供膳課原稍與同僚主計者争毫不少秩未滿則攪為貨利之別數秩既滿則借為仕 隱禍而况學校非他官比乎吾見世之官於學校者 而學校為利往利來之地矣夫利者人之所羨而學 為冷閱講堂為假舍考滿裝行李具書朋文記、而 也學而有官也皆自無當岸遂序之法始而官亦豈校也無官而其有學校也亦不待於官州郡而有學 東視月書季考特問程故事故或以謗解或以劾去 **釐主撮散不均則怫然見類面甚至濟氈為寒皆官** 以利其好哉儿士自一命以上受若秩娱若利猶有

望課館下諸生結疑難問齒然春風補廢宜渦驟不 才大者用天下國家小者為天下國家用若市朝題 做友朋電別婦子亦刺、有德色國家設學校養人遂一等之第至比索封一肘之佩至索數印騎妻妾 此利於贵者之所趨也朝而往莫而獲少而求壯而 會者流孜人國利又何必於蕭然之學校乎凡長學才大者用天下國家小者為天下國家用若市朝題 之所趨也嚴城造聚槐路絕鐵乗罅抵巉窺貴盜爵衢買肆是集慕紛敗乏貿融鉄取絲析此利於富者校非規利之地也且若亦知世有規利之地者乎商 校者必公其人公自從紫微色温而靖氣和而平

急於道而不急於利學子皆有所成則學校不為虚公敢為公別再祝曰世之官學校者多矣使皆如公 是言敢為公請公回諾敢不敬從祝規酒三行雪風進願推長紫微之心一道德厚風俗而無一切為利 人朱四於其行也依人若不忍舍乃祝曰公以身衛則見之當路而不私求其知數年別紫微士家源沿完備問其廩領則付之主計而不囊其贏問其為則 立敢為公壽又祝曰東南民力竭矣公名日高位日 道而繼利未将一个其智今公去諸生諸生不形去 微定水波不與升子移提告行遂序以贈

先生西卷楊念政李九山作為量交晚老襄衛締章如是公生真定壯遊宮西洛與雲蘇姚左轄紫陽楊 像獨是二南雅頌軍厚閣敞無比歐刻削之態岐山無詩接與之歌雖縣之經聲牙低張其風氣過可想 医擊埃翁上下龍門 高洛開與諸老互勝談片言隻 字流傳人世便覺雅馴度越流俗吾讀九思銷詩亦 目剽情性後越黨然如春晉唐來各有體香山居士 終南於何温洛智俗染者自然浮寫端人莊士耳聞 詩宏於天地之氣曹奢魏福泰悍齊訴各以地異楚 李氏九思翁詩序

彌巧也思深哉詩其昌乎懶根信聲泉首信清觀者粮然陽者掛雲窩淡冰與寄所臨雄渾傑卓香山擊明情景自別加以經得子史博其思典刑模楷相其中首濯、有雅南氣味川深土厚道里均平柳媚花 牧菜胜語二豪卷六 合稽其出

豈以利其身哉身利已而於天下國家何如也故監 解知其所諂工誦箴整誦詩公卿比諫士傳言諫此 以是來下下以是告上直辭知其所沒樹辭知其所忿嬖 以夫世非但榮其身止也凡言非聖賢所得已也上 以扶世非但榮其身止也凡言非聖賢所得已也上 以扶世非但榮其身止也凡言非聖賢所得已也上 牧菜胜語二東卷七 送東平楊提舉陳言序 門人譚 以則 伯可輯 茶陵古迂陳 仁子 同傭述

無一人不得言無一事不可言利當與害當除皆以無一人不得言無一事不可言利當與害當除皆以無於之事。所言董、徼一時富貴之利竟無補於出若是者言可也不言亦可也聖賢所言將以利天下而非為身學枚擊擊入關上皆朝奏暮召傳當今耀來出徐覈鄉於擊擊入關上皆朝奏暮召傳當今耀來出徐覈鄉流俗一言者即簽為與鳴朝陽此固不足為出訓越流俗一言者即簽為與鳴朝陽此固不足為出訓 補見間之所不遠雖曰數納明試車服之庸不免示 誇腹訓之命行士箝口囊舌如立仗馬轅下駒間

渾如懸河不匱調海顿有淡壞幾何謂思播西有肥齊無仕經濟規畫浩蕩填智訪余林泉捫融高談渾楊公亦能言者也少讀書經遺山諸老點化來江南 伐金等剡秦交上未悉施行遊夫竭天之藏者天易用不在党樂下且言異時係畫利源五符如鑄銅如諸掌雖漢二賈上疏宋三縣進策未易伯仲使當,扬光炎何某兵合省某官合用某士合選皆歷、如指 可言者哉吾問居欲言多矣而無引以言東平晉濟 以是實報於上而上以是微譽於下也令之出豈無 其發異之礼而皆出於當時君臣相與之情初非

力竭矣公其無動念及此乎漢唐諸君子為國家與斬者也方今征輸之肩乍息旱蝗之療未甦東南民其象竭地之産者地騰其精財利者天地之所珍而 陳不待竭天所藏地所產而富有餘矣公涉歷多論所之富子母相權如泉方涌加以與兵屯田若公所可言者不少茂陵裁方尺白鹿皮幣直足空王侯兼可所之者非財也紀統滿邊為國家根本深長之思一分利其流必為生民十分禍矧水天桂海皆謀奧 公車者審而動擇而言始取楮中强兵富國選士便 思廣重之相門烟姬之舊當必有接而上金鑾持詔

之散人人與境相乗景與情相入鎔意鑄詞初略不者長新所賦故別儲於廣漠之幽境而時界於舴艋卒卒無半餉閒況有絲髮佳思乾坤一種清氣司造橋雜鳧驚而謹鳴鸛者相屬也簪珥之紆爭籌之筭 皆不足為公道也公其言乎哉吾以牛下洗耳以幸皆不足為公道也公其言乎哉吾以牛下洗耳以幸從商君三變以售其詐崇一即而不顧天下後世者民十數爭借籍指畫必蒙天一笑蘇泰十上以行其 丹於天地問為用最利益敬之都能斷之據船艦連 伍氏野舟清嘯集序

長軼郡按余子眼空豪儁吾時駕三里霧子未及大也而堂林樹老於培溉也而實耳以脆而子何異也也而堂林樹老於培溉也而實耳以脆而子何異也也而堂林樹老於培溉也而實耳以脆而子何異也也而堂林樹老於培溉也而實耳以脆而子何異也好事原心率淳伯襆琴書整衙霽別余東山花石之長軼郡按余子眼空豪儁吾時駕三里霧子未及大長東子來冊侍叔父交江湖閩人考疑決奧時換行 明村曠扣舷鳴鄉雅南妙音端屬我輩狐橫之客如紫麟絲者隘且陋也礼失求之野詩清得之舟水

聖争脫發彈級喜津津出眉別皆有挾不 龜手藥取時也風雨電電之後慶雷朝郁搞項黃誠中角萬齒 臺揚其文而剡之宣間同升等對爭取告種盛大之 奇其文延譽不絕口郡博士劉其才而上之為臺烏何說於時也身居的各名雅宇宙諸公要人式其盧 區而子乃恬淡無營寫剡之騰羔爲之招仰至沓來 之陶谷口之鄭而小之復僅為浮湛間里之馬少游 也匯於儒而子猶者書績文紹蘭種朔直將做彭澤 封侯之想前也泊於吏後也義於吏前也淡於傷後 類科目竟此止子僅為抱經不試之字野江何左於

子者非責子令長便江學宮也黃宮墙鉄姐豆月書支志在夫子則不免惜其才故為子游者非陋為夫竟何如也夫子問武城之弦歌也慨然有牛刀不足竟何如也夫子問武城之弦歌也慨然有牛刀不足文何沈淪於時也吾所以異於子者蓋在此而子心 已覺迪其所未覺環便江十室之是使皆吾伊璁琤季考時出腹中五經之笥指下五七言之法溫其所 為而子又僅為恬退聚就懷金不敢出祖之陳後山一付之無心如赤壁之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

抱玉本安而何附李籍也銀潢湯漾雜以凡水之一甚妻敬本妻項伯本項而何附劉籍也李勣本徐李吾故不得而稽也而吾稽之族姓清以雜者劉李循 滴自覺不相乳入加之西平克用輩皆由沙陀別種 僅智別為輔敬折為文為苟甚至則天賜為蜂為吃 譜以稽世系也而系可籍乎范蠡變陶朱衛青冒家 大異矣學宮非宰也將無同無甚甲之令且為子游有我歌之聲吾前之所以異於子者亦將釋然而無 原心曰然就序以別 攸川陳氏族譜序

吾家與先世均祖太丘太立祖胡公滿其初蓋一人雲苦之逐叟殆與長官為親若屬惜譜之不詳也第 清徽猶未法吾鼻祖自陳朝廬陵王歸隋再傳在唐 武德閒為高州刺史其孫長官寓居雲陽之東開東 蹈雲陽號逐叟顧慶中東遷去歷年七百蕃行盛大 江陂因廟食馬貨之圖經具可考兩宗相望遠隔片 亦無賜不清以雜收之西曆一派宗定遠公其孫高 汝南下邳廣陵東海河南六望無冒無折無別無變 不可精也獨吾陳氏由婚滿而降記六朝散為類川 參其閒則李親劉又有甚焉若此者雖出族有志亦 從母姓主姓至無姓者多矣是譜記可少哉吾以族 歷可考使書系既立世有如學類軍執筆載述則自 宗兄譜西曆宗支某游某字生某年逐岩葬某所歷 高帝父名帰漢史不詳而詳於唐史又果然那學顏 齊後周所自出皆祖五三然邪否那最是書系未立 胡起一家举天下皆一人之身也史戴匈奴東夷北音天一人降生人間出飲地肥乃生族類果若是則 也今之人其有如學類之用心者乎吾為目一出或 光音一人聲憶姓萬族一覽在目而奈何乎不可指 之身也而吾又稽之瞿曇氏書殿初雞舜方剖由光

施五車安世三該張華三十來都侯三萬軸以幸布潢為與為附為倉為樓為莊海藏而山積何辦也惠 呫囁效章句儒抱故紙玩陳言亦何至賢為元龜拱籍組都鄉相方將廥金賴玉極康曼瓌麗之觀區· 壁數公在當時了不知富貴為可羨而直持此夸詡 不絕口二比相形優劣自見死府庫者不治書四庫 士隱居衡沙游心浩古固宜效靈魚老文字開彼紆 詩書千古之事富貴一時之榮出有儲網素鑄獎裝 譜拳、獨吾宗幸其不雜者是亦學類之用心也已 萬侯求書序

心成帝遣謁者陳幾次遺書河閒歇王以金帛求先事其可愛視彼何如捐而不愛愛而不求吾不知何翻閱可以稽出处可以別賢愚可以棟朝廷措置大 者若此吾因是知松軒萬侯之賢也侯家此本齊從 石苟有所好梯山航海敝、焉求之不憚碩此方快盖難以語人也人乳無所愛汙者愛珠具清者愛花 言仕官二千石不岩窗說悉書水書固有些於求官 秦古文以封君萬聚之貴求之且爾況其他皆人有 字迹離、千古聖賢傳心之秘具在吾處是閒時一 官秘書者不若行秘書事固有不足美而深可美者 那原由今評論求者何如人與者何如人聚原国賢然者無相傳寫歐公將漢東恨無書可惜而東坡謂近姓老儒求史記漢書不可得先輩求書良苦數百年故若儒求史記漢書不可得先輩求書良苦數百年來文治蝟與書籍版行並衍人間世不至如歐蘇所來文治蝟與書籍版行並衍人間世不至如歐蘇所來文治蝟與書籍版行並衍人間世不至如歐蘇所來之治蝟與書籍版行並於人與者何如人聚克司教養者,如陽和著物為義方訓其後且按求四方奇文佛、如陽和著物為義方訓其後且按求四方奇文 居燕初守泗合守茶陵亦漢中二千石也政平訟 索余東山精舍徵余序以字義正於余、日物之初 安成戴石玉妙齡撥額文筆答兀浩然有遠遊與問 為吾子孫後文削果以文學至多政富貴固詩書餘類傾家資置書八千卷曰吾聚書多矣必有好學者 書樓舉丁度故事為族質 慶也矣有子力學則求書一舉不為無助何當徒倚 得視確氏之樓李氏之山房不既富矣乎抑丁度祖解巾箱之藏然了分遺此以知求彼以仁應異時所也岂松猶賢也矣自求灭求之人將有抽插架之籤 送戴石玉序

以下和之獻懷王不識奚通國無一人識之獻且三五或以為石梧臺之燕石何莫非石宋人或以為玉西奚玉也故黃金之於銅白金之於錫均金也禹之枝等爾舉其崇壽磊阿者從而五之吾亦以為石之核等爾舉其崇壽磊阿者從而石之吾亦以為石之核等爾舉其崇壽磊阿者從而石之吾亦以為石之核等爾舉其崇義疑輕重何由而分也石與玉谿元氣 而笑之彼父何愚而不自識也傳云士佩好山海經則且再而何難識也朱之愚革匱十重由十穀聚識

廣講習日富殆如荆山之玉潜光石中雖千仞之土即挾此遊天地間至對横道見者競拾加以游歌日 數倍夫高下以時低却以人物固類此而玉與石文 為幣抵黃金数百两滿葵賤品謝安握以為最而價 玉石以為名殺治聽人之自擇他人視之吾不知亦 不能掩其輝有如為雅川所云而子植退馬煉馬雜 軒屬可辯雞種死谷可以帝白鹿皮方尺漢武裁以 也石為王玉為石殆冥然而康定也古今以來鶴可 何别也戴氏石玉之才之仍營乎其可受粹乎其可 云會精山多趺石段者石中之玉也战者玉中之石

班底,在時世固有遊異而心則同者未易言也別,不為此取所藏職號奉致滿知與我人者子行矣姑待愛就殆非此中物必有訪而徵之者子行矣姑待愛就殆非此中物必有訪而徵之者子行矣姑待愛就殆非此中物必有訪而徵之者子行矣姑待 送學正何悅堂北行序 送學正何悅堂北行序 徐邀前日通後日介而賢則同蟠泥之蛟螭即雖淵伯夷清下惠和而聖則同管寧隱華歌仕而譽則同

明余晚歲目尚未復景韓孁雄子未育余亦以取兄計偕余以是科居受次科亦與計偕景韓早病目復宗和山館回首十六年散拳亦以是年夏景韓以與午與宗韓果與余河不同而異不異也余始與景韓同客 景韓少稱快余讀景韓文亦喜且雖肯劉孝標問 子為似景韓文清麗好議論余文亦然余每一篇成 仪蓋相馬者當求諸玄黃牝牡之外吾因是凝同度人言江瑶柱似點子而淵明坡翁出處異氣味乃相 蛟端高飛之鴻鵠印冥飛之鴻鵠出未敢優劣也 婚婦罪奪節他適立券折財求景韓屬文揮翰景韓之裔 明皇旌異御墨猶香乃叔魁川省父祖相雖之裔 明皇旌異御墨猶香乃叔魁川省父祖相踵之裔 明皇旌異御墨猶香乃叔魁川省父祖相踵之裔 明皇旌其御墨酒香乃叔魁川省父祖相踵之裔 明皇旌其御墨酒香乃叔魁川省父祖相踵之裔 明皇旌其御墓酒香乃叔魁川省父祖相踵草有对南路,并成为党卿校開松菊徑與學子縣人吟哦草有对香而余乃營卿校開松菊徑與學子縣人吟哦 馮敬通者四余同景群者不知 韓遊官四方長衛洋丈長石鼓席此青谷講學城通者四余同景韓者不知幾而其微似不同

問何勇也介者不以利害林其心仁者不以拖報動者聲率請生除奏冒矢石空其穴如何酱立六館正香摩率請生除奏冒矢石空其穴如何酱立六館正百斤剛其德不受何仁也衡之學為釋流鸠居景韓不能至景韓亦在行分十篙工接之得濟後以醛數也獨益漸趙倭死南海其家人泛舟出廣為水漂流 德行言語景幹乃兼三長若施之政事必恢《游刃道覧《泉濁中曾無點行孔門以四科取士而文學其念勇者不以患難移其操景韓僑寫寫峰忍公守 留脫奉大對將然唾弃乃祖松軒翁甚奇之何 之君平以下華佗以醫郭璞以陰陽聲管略之風角為報順別似余浮湛闊里拾梭聚自給使鄉稱善人之據順別似余浮湛闊里拾梭聚自給使鄉稱善人之據順別似余浮湛闊里拾梭聚自給使鄉稱善人之據順別似余浮湛闊里拾梭聚自給使鄉稱善人之者平以下華佗以醫郭璞以陰陽聲管略之馬流者九三代之為民者四而今為武不同也傳曰吾不試故藝用人人挾一藝之長以名世者何限往人多由儒者為人之君平以下華佗以醫郭璞以陰陽聲管略之風角

牛而不頓嗟夫西塘其試益多而遇益廣已 近於道智中取、岩庖丁之刀隨用皆話雖解十二 葬以分質富貴殿而又加之精行法刻思神術精而 推為異人高士術其濟道之所不及者乎原其心以為藝而勢皆術以故方核藝術瀾漫海內作史者至 急於知遇而已西塘譚氏上以決禍福鑒以定死生 礼樂射御書數為製而製皆道後來以醫巫占卜等 用出乃由通於藝挾其長以求知於當出蓋古者以 長房之符象其初皆通儒者也儒之道或厄而不能 送萬繼先之臨江亭

君子之歸子且以爲授殿註打字義質婚三車遍聚

官以世家學以世家文亦以世家乎衣冠之綿點詩 之颇魁獻格人彪炳多錯岩涉追閩之圃矧今皆課聞人之參請是見聞又曷豐而曷陋豫章之西清江 模是情易球而易親雪總燈牖之吾伊與重湖大江 考訂見異人求異書吾意子所學所得不既富矣乎 之訊轉是理易累而易同師友之點化與庭聞之範 吴焚近只曷之能水將一一撫疑以問子子勗哉 臺閣政事而又內揆平昔詰問之素時復三省相與 大父撫字之下詢政譜於晨昏觀道德於前後將習 秋山陳教南藍泉序

意精麗絢爛盈目天之所寄其或在此世官易世學為至秋以文名世間比駁訪東山鄉熟得窺南較豪句了乎其未易奇也尚記太師義不識太史氏高之五傳袍風月摸情景千變萬化意度別而機軸換雖欲寄之風月模情景千變萬化意度別而機軸換雖欲寄之 雅風流源委家聲足以北其觀家學足以端其趨加難世其文倍難三謝出太傅少陵出審言庭药出大 之承訂天之欲久其傳也必先假於所寄至文狀 過度及門雲仍講貫相其聽而裡其明良筆伸紙

成赐進士忠簡盡其高大父童握公駁也件紋卷端淳古如漢經解講章精詣如朱程大雅家閱真元凋之解為完化之堂席此次的人之所為完化之堂席此次的人是所以大學而其他人也就天也當然不及見此告所寄天也等而其化人也就天也盡於不及見此告所寄天也等而能化人也就天也蓋之解為是化之堂席此半宮之館所積始出筆墨畦公鄉才子後也寄以天傳而其化以人確而精頻日公鄉才子後也寄以天傳而其化以人確而精頻日本教人之堂為此時,

百一十六卷經方十一家自雄病十二方而降凡二也漢史志藝文整經七家自雄病十二方而降凡二也漢史志藝文整經七家自軒轅氏內經而降凡二的海上得石閒繁射後秘龍宮鴻繁苑而出者浩如恭當恆而捐之以故君臣佐使之藥鍼砭湯熨之術 裁品者為方易皆媒魚免廢筌蹄吾寧冬收並畜以 醫以意不以方唐許鄉宗言也鄉宗可他人未必盡 可棋無定者而有勢兵無定法而有書國手宿將率 **俾詞其文者盍歸而稽其世** 楊晉齊濟世良方序

護化國舒長之氣象及讀音齊楊氏濟世良方吾乃 應膝問告擔似人面解言語隨意感之亦百一千十 出用或有奇證異狀逸出卷外若腹中皆病聲相 展於季子囊書之十上猶幸行於推川方書之一編皆天變版齊人傳而真真而不秘旣仁且智楊氏其管天雙版齊人傳而真真而不秘旣仁且智楊氏其善人一數事之方一以済濟統一以封侯用之工拙利也不動手之方一以済濟統一以封侯用之工拙利自負博採公侯士庶家經驗方訣鹽鑒家刀圭上劑自負博採公侯士庶家經驗方訣鹽鑒家刀圭上劑問見知平章劉公游宦東南以良鹽良相活人之志 豪氣當叩光範縷、陳當山利害不落漢寬居馬後 今沒然釋也普齊生東平循及舞前朝科察業摩今

多奇中人有表為通玄者吾亦浸不能詰也吾試以草玄亦僅、識奇耦陰陽生剋而已劉氏子工易數彌騎彌研而彌精吾少學易至老竟吳通其會閉戶有萬變盈虛消長縱橫進退莫不管攝於此彌採而 為點台或以脩為謬誤何則禄城等終其身不得筋 幽冥感應之理冬之其玄有未易通者人生隨地合 動焉而能馬牛鼠介馬而龜蟹散非物有萬變易亦 器耳鼻股心口舌廣顏之異其體植焉而果孤雀華 理莫玄於易門關閣牖之異其狀弓輪聚金之異其 送通玄劉氏子談易序

歸鄉吾當嗣為子叩母該曰玄之又玄不可通玄論子跡江湖閱人多自負通玄必識畦徑不中非易也變而通之存乎人參以世事物理未必不由強好必以將何以通之易天下之至玄者也其中不直通玄論天之數按本推測似未必可即據以為定擊年美者一夕或延一紀二紀世若執甲子八十一 觀哉而物未易觀也學正王又新生劉陽年南壯道觀物亦有術乎樂窩經世書分觀物為內外篇淵乎 一命之樂乃天以死中間不幸年壽短折而偶践忠 觀物王氏序

人有礼觀者於動容言貌間深識其人終身壽夭禍 無不實難九邦隱魯定二公執玉而俯仰不同以致察而實難九邦隱魯定二公執玉而俯仰不同以致 異壽牡丹而識與廢消長之變即物而觀何奇也而 異壽牡丹而識與廢消長之變即物而觀何奇也而 耳畫卦若可撰占辦可折卜聽鹃而知南北氣候之 象而滋意理與数隱然並行手其閉故馬可負圖免 果果挾易數行出其於觀物夥矣物為不同生而象一覽在目旣而道雲南航聖唐來家又將問程燕晉 是不可臣妾者何毀其泉析其理而立夷埃爐也若為悉數所了預定於數百年已前元會運出不幾以為悉數所了預定於數百年已前元會運出不幾以為悉數所了預定於數百年已前元會運出不幾於管攝其身冥、者不殺猾人勞而鎮乎是又漫不可詰也余與子測消長在數條持在人有不可夥於可請也余與子測消長在數條持在人有不可夥於可請也余與子測消長在數條對也當其變不過,

收菜脞語二豪卷八 跋張景賢醫義 茶陵古迁陳 門人譚 以則 伯可輯 仁子 題以 同旗述

並不傳出縱傳亦罕讀嗟夫醫有經有方儒而醫知素問戚決及流傳雜方至神農食禁嬰兒瘈飛等書素問戚決及流傳雜方至神農食禁嬰兒瘈飛等書家二百一十六卷經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與儒路與儒近其書也同志其賢也同列傳漢志醫經七

溪曾彰甫就後垂絳帳族里間一會升互扶養囊相向余剪壯東脫科舉鞍馬軋喉吻學候蟲吟首識龍向余剪壯東脫科學發毒軋喉吻學候蟲吟首識龍 經復知方否者知方不知經人明則方明經誤則

而卿雲之眩覺也逢堯世其學殊不在乃翁下何淵獲手其吟卷瑟、之珍也鎮鄉之銛也河僕之渾浩庭諸子弟初則見其勤於試再則知其工於文三則陳習至推敲乃已越十載其子逢堯復挾刑訓余階 萬人至擬將進酒秋胡辭縣不逝非但江瑤柱似為窮卷貧兒旋生宜領東西問且不給其相去寬窘何 問廣吟風弄月多奇多古多春容豪贈煩有陸劒南詩既到且傳以發律為詩不宴則恆逢堯詩誦請問記 而富也古以學問為詩後世以整律為詩以學問為 氣象高門甲氏庖傑充切山珍海錯隨索隨具較之

为生若吟焉激者折者微者関者城且級者後若解称那將桃李那樹本無聲也觸之挨之燃之而後聲有化於物而不自覺者安成學氏子倚樹而吟梅那於來而吟者其越數以點回游動造成毛洗髓人固 跌來而吟者其越對人類過冷集 徐公爽曰美後見徐引鏡自照乃知遠不及余學詩鬱而今何路按恣的也首鄉思延問人曰吾美何如子而為又求焉風詹露苑間與逢堯相往覆獲皆禁

源偃息濃陰城然隨來韻中宮徽樹聲之吟似與吾 你者自化而無化之者那吾徵子倚賴之吟以與者 化者自化而無化之者然為類句生於自然為吟景與情也心也對生於自然為類句生於自然為吟景與情 於如乎其間也子倚之心乃南郭子綦隱几閱賴 所加乎其間也子倚之而吟料與之而俱化邪將 縣若揠喧若振息若止萬雞若依蓋自然而然人力 漁陽之聲鼓而騰怒馬也爭八乎敲崑山之碎瓊相參瀏八乎韻難瀧之激泉而莫之堰也淘八乎

雲洋有銀雖以記會面亦以責出問反眼若不相識 加之子以吟文整《為詩家不二之法門自得也邪子語我吟我語子趣子綦以賴思勉以樹四字霜皮黛色數十句將倘而後得也邪將不倚而 天趣之中而俱不知其所以然也具江五言暗香十 心悟而愠釋樹之為吟與吾之倚樹而吟者各囿乎 下合下止下鳴熟為律熟為雅熟為須打識而塵洗 豁也又夠、子列缺之智國而變韻之漸遠也下離 而瞬乎其墮吾前也勢人乎戛祝楊之船渡而雅以 政劉養浩雲汗録

亦復具有皮裹陽秋里譚氏紫伯觀梅西西又取梅洛與写下異時和靖岭上四十字後村輩乃百之烏洛瓊器玉杓宛揖蓉仙香冷透而影蕭遊政自不減益非官閣東道嶺南北可同窠臼挂樹殘陽欲落未盡非官閣東道嶺南北可同窠臼挂樹殘陽欲落未盡非官閣東道嶺南北可同窠臼挂樹殘陽欲落未 真松耐故青吾惟子盟子惟吾真邪飄、者雲浮、者洋神交千里地球亦親金堅故者流吾既面廬陵劉希孟矣他日相逢何至不相識 題梅花百韻

数語以抒其演余逐其忠傳曰為子公孝為臣公忠業余羨其孝草亭陳公以當時答龍駕東淚巡杜鵑道甫變公以版先卷輝水南日請大倉敷出不墜其道前變公以版先卷輝水南日請大倉敷出不墜其 余寫真出示丁卷讀之就音卷尾 其吟佩意行花開誦魚歌以洗耳抱梅課以醒心二將聯身參和清余方标花開汲泉灌梅有世外想鄉住題雅趣各為一些數亦百不但參後村烏山雖又 妙競爽忧若身坐西岛之西 二事可併案某以大德丁未谓明節其孫變道可為 

方外士鎮胎黃唇飛蛇女沸河車供新水丹電間自 題碧假譚道士榴書丹詩

字道醉妙當是五雲閣吏奇筆自作一種不食烟火劑亦可假息延齡奴僕命神思上界老仙襄以妙墨 関枕中慎勿為六丁攝去木鐵石穿熟視石壁開更 語意於碧霞丹法深可之卷錦錦還行共海野死書 漠之中端謂鶴曰吾能吞汝慮以腹量福灾腹曰鸇頭小而喙短項細而腹大兩鳥相會於大

非善惡吾不能辨也但以飢而張口睡而瞑目年我無手無足無心無腹歌有旨哉得免紛擊呵之曰汝等同類何苦相圖如是那且以天之思皆八無力不能攪掉耳近有的鷹提見二鳥 魏勤從他相是非葫蘆提了省心機先生佞偻先生坦腹便〈醉而誦詩日 之心矣然見吾者不免哈然一笑耳傍有佞儂不觸世網不違物情與為物同塵波各無窺伺 不汝谷也誠證鵜曰以吾之腹大可容汝奈所 明皮裏似有陽秋先生之嗤弱遠也湖遠之嗤霧鶴也其亦有激而然邪物一也多觸邪草指佞善惡大樂平老人寓言亦南華老仙齊物之盜蹄恢而顯者

李杜藩墙不難此盡翁授哉粤皆聖賢君子愛其師律精熟如彈丸入手圓轉妙活得之心應之筆雖閱 叔弼之詩山谷后山師蘇門盛稱叔黨之詩意盖受日 也見其子孫之貨且文者亟稱之坡翁師歐門盛稱 溷也徐得其詩又粲八乎濯浣花之錦而不凡也句 安成羅可寄貌清而類志淳而奇向侍乃翁古愚先 天何之飘而不竭也覩其文靚、浮玉井之蓮而不 也别六載犯炎色訪溪上從容數月窺其智浩人便 生講道家熟發感吾伊斯然異其志時為文未為詩 **政羅可寄詩集** 

南軒廣漢人也當公勢空辟地宅潭城南介孫氏謁第兄南軒父子躡踵來南湖江山水遂為道學留宅 何景春緣先此辭錦奔城南奉版與騎衛鄉同間同慢已設聞且引造野狐禪安得卓岸也沒各世春沙 道學始於相復熾於湘源溪狀圖書不傳之秘五拳跋南軒語錄 千里如魚遊不但學北方一陳良然若公假蹇約修此然俎豆從紀列學皆聖賢從師問學員沒不遠數 有所寫也吾於可皆亦復如是家學章詩道昌 胡門卒授業且友朱出羽與之格言懿樂城人語録

我比對金經講邇英或持此書以往是亦格心一助雖未用於漢朝而獲遇於後來豈裡官小說斷爛朝此生情治二二不至如雞哪鼠微悅莫明所自異時廷之類奇僻談說治如煙海編簡臺上宇宙閒何限賴 楮先生喜讀外家傳語張華盡天下奇秘書韓**昌黎** 晉文士燃授故質膏潤筆、公若叔教塵蛇葉公好能 今行业者敬逃遗脱卷文小異乃南豐館閣定本漢

後至出我所不知事各数條皆儉所未都并舊物奪表於有學士就事、多者與之人各得一二物陸澄水門筆端採之可以稱信史昔王儉出中箱几案雜以潤筆端採之可以科信史昔王儉出中箱几案雜以潤筆端採之可以科信史昔王儉出中箱几案雜以潤筆端採之可以科信史者主儉出中箱几案雜以有學學士裁事、多者與人各得一二物陸澄水門等。學士裁事、多者與於皆儉所未都并舊物學 去若澄更得此書又當奪幾等

雙龍蜿蜒淌腹森雨奚抱管城事冷言語汝負蒼生 令着生負汝

石山筆架銘

赞為礼編為匣繼不捏青不殺此君寧以身護陶弘 狀風月心良苦兮不岩歸開乎此山之麓 卷石為山山岩窟連山亞筆人不死吁嗟乎寫雲 竹硯匣銘

擊朝聞思道夕思楊賢為家範永無數 洪鐘未扣希聲関一扣鯨鳴聲赫從裝處懸庭時榜館所夕作止必以鐘時甲辰孟春之上濟銘曰之貴而知礼者勘矣古迂陳某家東山鑄鐘于 鳴鐘者其後大雄氏河上翁之教行各假以震 古鐘按樂律國家立戰動乃銘景鐘韶後世鄉 大夫或体烈懿德必銘以傳其家甚至有鼎食 食必擊鐘貴也陸子静家會食亦擊鐘礼也出 古者鄉大夫士家鑄鐘縣以紀功考德宋左師 大悲山堂鐘銘并序

萬古大悲情泉白石經訇追蠡谷應水立 明靈護世如響應擊動靜互根乾坤倉湖造日清虚 萬類俱寂亦既扣止清響四逸至人沖棲退稅於密 春雷之蟲蘇醒奉致餘音之乳褒撼幽関是鐘未扣 而不應物喜識盈堂子午虛吸懸處金奏用敬及夕 為棲息所且製鐘司昌春丏銘紀一時之盛里為譚君正伯建堂大悲山白石坡下將通三教核冷州鸠別城窕小大高下用小休各鑄者慎數三千沙界鐘重器也鳧氏究後弇爾雅辨剽 人古迂陳某捐金碑之就銘曰

萬目明人告命故東富国堅閉齊捐溝廣側隱何心 廪稍一區希賢希聖與天為徒 賦受一初來按縣愚那原無資匡衡 那書經籍四庫 以自警亦以警世銘曰 古迁翁於所居東偏依堂曰六義 非為詩也雖 續義塵 建義學

子教奚輔解朝指原失船之盛 子孫繩尺家訓心里乃見天則士生路覆各自準式如几斯方如失斯直高智規矩 言行之指動中架坡里賢可希 人同一體富宴不齊生無錐立沒暴其靴何情敦敵人司一體富宴不齊生無錐立沒暴其靴何情敦敵 凡人所行具有其宜過為不為二者均非經傳之 偽義方 開義路

錯落祭《各封一杯式完其鄙

珠光開媚玉蘊山輝學本為已奚以為為經笥內充

技頭持續嘉惠儒流助行仁義 基與減氣孔林攸率交換而理質剃以脈死炭斷之 五餌謀漢吾並無機凡骨難換 五餌謀漢吾並無機凡骨難換 新方難駕錐大難鳞世巧者述或拙遊室十上干秦 輸方難駕錐大難鳞世巧者述或拙遊室十上干秦 散以醒答以省其母受黃妳者之日三請領跡記山 容聞四她餘情沾答人其 可数

赘

本佔伯關書食

产七! 飯颗二豪 遊恨少一點恨多葉山井靜如彼風何 傲世有芝藏機有基雖一出山人無是非商山四皓 亭北自蒙飯颗自瘦岭越不同空騎悠銷 三女住山冥然花草設出溪山出事絕倒 孔操之清楚似之馨一餘一花希理賢心 四書資 虎溪三笑

獨杖而推開軸問汝遊從何來甲盤而坐形提而魁飲稅小聰妄自殷雷赴炎而出 十草愚賛 脱板

我吟未止舞燈何人求以娱耳其羽紋只其音漫只絲、露彩伊誰之使我怨未休 鳴茶 蛇醫

從墨淋漓為雹則瑞為夢則非 足鼓跂兮蚯蚓之微尾洪/兮蛟螭之奇匪壁匪沙

## 一家之乏歌兒商女笑而不答節叢城人機杼軋、公子自寒懶 婦自恕一 一缕之征

爾鳴誰聽一場之何抱樹随唐齊女何怨朽化何神不食春色長助秋聲 寒蝉

物亦告身操琴何人尚有殺心首圓如精腰細如此 如鄉稅彈而捕見雀而幾我欲害如

膛娘

立我釣絲蛛懸簷網勿恃身輕蛇別種胡黎說名旣詢且雅亦介丈人翦我溪綠塘鄉別種胡黎說名旣詢且雅亦介丈人翦我溪綠 公私莫分法則一咒無所耳聲 爬沙踽、住目翻、端午谁南畴料賴汝過蠅則虎 奚乃炭傷紙上猶爾樹聞跳梁 蠅虎 般模

所而官之以行秘書 千百世而下或問張爵里名氏則大釣等封之泉步 智帶之無調古非古謂迁非迁時抵而抵時漁而漁者流則撫站有斗栗之儲指為其介者流則歷腰無面固而督體賦而腴目秀而階步方而徐指為貧蹇 過難則鼠軍軍小勇被惡足取 寫其自發

虚陵前湖中書後